

論政制的设计

陳之邁

近日來中國內政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憲政實施的籌備。國民黨似乎立下決心要在既定期間把憲法草案公布（本年五月五日），並召集第一次國民大會（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據昨日報載，憲法草案的原則已經通過了中常會，再遞送到立法院去整理細目。雖然憲草原則并未公布，但觀於近日中央要人討論這個問題的熱情，我們只有敬佩其精神與毅力。宜乎其引起了輿論界的注意與批評。

憲法的功用之一是制定一種政制。我們批評一部憲法也注全力於其所制定的政制。自從前年三月一日立法院把憲法草案初稿公布以來，憲法草案裏的政制曾經屢次改易，有的改正由中央指示原則，有的倡議於立法委員，有的則是專家的意見。我們看見憲草的政制屢次根本改易，時而內閣制，時而總統制，時而委員制，時而集各制之大成，不免覺得制憲者對於政制的设计完全没有確定的主張，只看一時的風向。其實政治制度本來便沒有絕對優劣之分，只問它是否能夠達到一時一地的共同目標。這便是說，

那種政制最能達到中國現在的共同目標，那種政制便應今

日在中國探行。據我們的觀察，國民黨現在積極籌備憲政是想借此達到四種目標。我們完全同情這些目標，故它們又成了我們評量憲草的標準。這四個目標是：

第一，團結人心。有的人也許說，現在制憲為的是遵奉「遺教」及履行六年訓政的諾言。但是要遵奉「遺教」便得先去滿足建國大綱裏所立定的憲政實施條件。現在這些條件都沒有滿足便實行憲政，豈能說是遵奉「遺教」？有的人要說，國民黨根本不配做訓政的工作，因為直到現在，各地的黨部，由黨員大會產生者很少，大部分在選舉時受中央的支配；開會和選舉都要呈准中央，執監委不是由中央指定候選人便是選出「候圈人」由中央「圈定」。所謂「民主集權」似乎只有「集權」而沒有「民主」。黨員都不能行使四權怎能教人行使？但這并不是現在籌備憲政的動機；國民黨雖有自勁的雅量（黨政機關的一套監察委員會便是例子），但此絕非其一例，則可斷言。我們推測這番決心籌備憲政的動機，覺得是國民黨想借此統一團結人心，將政府與人民聯成一氣，打成一片。胡適

之先生曾以團結人心爲開放政權的理由之一，但這也是黨內原有的辦法：「遺囑」上及二十年召開的國民會議便以「和平統一」爲職志，而這次制憲的發動者之一孫哲生先生在提議時也是以團結人心爲目的。若果這個推測不錯，那麼，在政制設計上我們便得到了一個原則：凡能團結人心的典章制度都應採擇施行，凡足以離散人心的則一律摒棄。高談原理或旁徵博引歐西各國的成規沒有用。如果國民大會代表都是指定的或經中央覆核的，無論用的是職業代表制或區域代表制或兩者的混合，人民依舊不能不認爲這種辦法帶有莫索里尼獨裁的氣味。如果國民大會像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會議一樣，在選舉時，在開會時，處處給國民黨以特權，人民總不能想像這便是憲政而不是訓政，無論是否名之爲過渡時期的辦法。如果我們產生一個名爲人民產生的政府而保留着中央政治委員會高高按置在國民政府之上，運用着指揮監督的大權，人民總想不出這是和今日的政府根本上不同的政府。這些不過是例子，其它不難看得出來。目標既在團結，總希望事做到了目標便自然達到。此其一。

第二，現行的政制推諉卸責，缺乏效率，是全國都知道都承認的事實。爲什麼現在的政府如此令人不滿意呢？

獨立評論 第一九九號 論政制的设计

據我們的觀察，這是五院制度當然的結果。我們熟知所謂五院制度究竟是怎樣的政制，現在完全沒有定論。王寵惠先生曾和孫中山先生當面討論過這個問題，討論之後寫過一篇「研究五權制度述略」，其中顯示他們完全沒有得到具體的結論。其它開發「遺教」的人更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莫衷一是。過去五年的經驗告訴我們，五院制度是簡直不能行使的制度：直隸國府的現在何止五院？軍事委員會比之考試院權力優越何止百倍？主計處那能比得上行政院下的一個部會？講法理現在有十數個同是直隸國府的治權機關；講實際現在只有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兩個真正有力的機關。這樣的政府稱之爲十數權的政府也可，稱之爲兩權的政府亦無不可。五院制度表見了嗎？

五院制度脫胎於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孟氏學說的出發點在保障自由，在厲行放任主義。爲自由爲放任他不得不把政府弄得軟弱無能，唯恐怕政府太過熱心做事。分權的目的在牽制政府，使得政府不能做事，欲做事而不能。五院制度把權力更分得仔細：治權與政權分開，治權拆裂成五，政權割劃成四。但是國民黨并不講天賦人權，更不談放任主義。我們要實行的是集體主義的民主主義。我們不能忍受一事不做的政府，我們希望政府發揮最高的行政效

率。然而我們的政府機構是最笨重的，近年來政府效率的特低正是五院制度達到了它本來的目標。國民黨制憲的目標如在產生有效率的政府，那麼唯有放棄死守五院制度的精神（形式無關宏旨）。前年年底四屆五中全會對於憲草這樣決議：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應遵奉總理之三民主義，以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同時應審察中華民族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危險，斟酌實際政治經驗，以造成運用靈敏能集中國力之制度。

這個決議沒有提到五權憲法。這是國民黨政治理論空前的進步。我們希望中央能把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推到它邏輯上的結論。那樣政府便能統率，三民主義也便可行，制憲的目標之一也可達到。此其二。

第三，團結人心，有效率的政府兩事，可以使得政府受到人民的信任。博取人民信任是任何政府都希望的，當然也是國民黨政府所希望的。這種信任的產生繫於人民是否：（一）有監督政府的能力，（二）必要時能更換政府的人選。如果這兩點不受限制或蹂躪，人民必肯授政府以很大的權力。如果人民沒有這兩種權力，人民便不肯——至少不甘心情願——政府大權獨攬。近日許多人講「總統緊急

命令權」，以之比擬德國威馬憲法第四十八條或袁世凱的「新約法」。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如果將來的總統受人民的信任，他就可以享受大權；如果人民不信任他，贊成「緊急命令權」豈非贊成袁世凱？我們從前反對袁世凱，我們也反對將來的袁世凱，不問將來的袁世凱從前會否反對過往時的袁世凱。但是我們並不反對將來我們有羅斯福或興登堡或路易喬治或麥唐納一類的行政首領。任憑憲法怎樣起草，那兩個權力是人民對政府信任的根本。中央既然要人民信任政府，便得界人民以監督及更換政府的權力。此其三。

第四，中國近數年來政潮的起伏是三數領袖的悲歡離合。有人說：「國民黨的領袖離合，可以蔣汪胡代表其大半……永遠以蔣為中心，汪胡左右起伏，好像有一定的規律。」（大公報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短評）又有人說：「過去政潮每以軍事為轉移，以致每有政潮，即繼以內戰，誠屬政治上未上軌道，難達民治之梗。」（甘乃光先生談話，中央日報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糾正這種不良的現象也是國民黨所希望的，制憲是使政治走上軌道的辦法之一，因此也是這次制憲的目標之一。我們可以想像在最近的將來政軍財界的領袖還是現在的那些領袖，但是我

們希望他們將來不要再演那種悲歡離合的喜(悲?)劇，至少不再「以軍事為轉移」。我們希望能制定一種制度使得政治走上軌道。在制定將來政制之時，領袖們應努力謀一種合宜的辦法，避免長此演劇。這件事對於他們也許有利，對於國家一定有利。但領袖的離合，何等機微奧妙，豈是外人所能洞悉？所以在制法之時領袖們便應該自身努力：他們是政制設計最有權威的專家。至少我們絕對不能因為迷信什麼學說成例而不顧領袖們的脾氣，使得法一施行他們又鬧起脾氣來。學法律的人最怕因人而違法。實際上似乎是弄如此小可，因為有權勢的不服法時，「皮之不存

，毛將安附？」此其四。

以上四點似乎是現在中央決心實施憲政的目標。我們對於這四個目標完全同意，對於中央的決心也只有欽佩。但是我們提出它們來促中央的注意，因為我們怕制定的憲法不一定能達到這四個目標。我們同時要說明，政制本無絕對的標準，只有此時此地的標準。我們既完全同意於這四個目標，我們也以這四個目標為批評衡量憲章的標準。不滿足這四個標準的憲法，國民黨不應認為滿意，我們也不能認為滿意。

二五，四，二五。

衆目睽睽下的鄉建運動

傅葆琛

獨立評論一九六號陳序經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一篇文章，把我對於鄉建運動想說的話也勾引起來了。胡適之先生以爲陳先生的觀察太過於悲觀的。的確，陳先生的論調使讀者要發生這種感想。其實，陳先生何必學那「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擔憂」的無事自擾。而且我覺得陳先生對於鄉建運動的態度不十分合宜。我以爲現時我國知識界的分子對於鄉建運動至少應有三種認識：

第一，鄉建運動本來是一個最困難的社會運動。在歐美各國，這種運動也是幾經波折才上了軌道。拿美國和丹麥兩國來說，它們的鄉建事業都是我們所欽佩而常常借鏡的。美國自十九世紀中葉產業革命推進之後，鄉建運動早已醞釀，直到二十世紀初年，前任羅斯福總統 (President Roosevelt) 發起鄉村生活運動 (Country Life Movement)，並設立鄉村生活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on Country

Life)，美國的鄉建事業始有顯著之成績。丹麥的鄉建運動也是一樣地遲慢，經民族英雄格龍維氏（Grundtvig）苦心孤詣地領導，憐憫經營地努力，創辦農民高等學校，並提倡合作組織，丹麥農民的富力才一天一天地增高，丹麥的國家才一天一天地強盛起來。

我國鄉村人民特別多。他們的知識程度和經濟能力都遠不及美丹兩國。而且近數十年，天災人禍又接連不斷地兩面夾攻着，我國鄉村社會已根本動搖，鄉村人民生活計已瀕於破產的絕境。在這種情況下的鄉建運動，不但不能馬上收效，恐怕所遭遇的困難不知要比美丹兩國多若干倍！所以我國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惟有拿定主意，抱百折不回的決心，向前去幹，將來總有成功之一日。凡不站在鄉建運動戰線上的人們，不但應當對這種運動表充分的同情，而且應當盡力協助，並從旁鼓勵，如同看長途賽跑的人，在圈外不斷地吶喊着，希望着，至少他們能給予跑者精神上的興奮。

第二，近來我國社會人士不特對於鄉建運動期望太殷，而且常常誤解了鄉建的工作。他們總以為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應當早點把工作成績拿出來給大家看。其實他們所想像的成績，常常不是從事鄉建運動人們所希望獲得的。

而且範圍越大工作越多的鄉建機關，越不容易有什麼整齊成績給人看。拿平教會在定縣的實驗事業來說，許多人批評牠太空洞，太不經濟。殊不知平教會的真精神並不在空洞不空洞經濟不經濟的上面，因為平教會的領導者眼光很遠大。他們的目的在探尋全國鄉建的整個解決方案，並不及汲於求得零星的和皮毛的成績。所以凡是去參觀過定縣實驗事業的人，都不免覺得平教會的工作太空洞。至於說到經濟一層，許多人以為平教會雇用了一二百位職員，每年平均消費到一二十萬金錢，並沒有什麼偉大的貢獻。我們要知道平教會的目的在由科學方法的實驗，達到全國鄉村的建設。自來科學機關都是最不經濟的機關。平教會既然站在科學的立場去研究社會事業，當然不能顧到經濟的問題；譬如各種聲光化電的機器，在研究製造的時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款項，等到發明之後，牠們的功用普及到世界，一般人才知道牠們的真正價值。所以我們若是拿經濟的眼光去批評科學的工作，未免有點「冤哉枉也」。

第三，我國的鄉建運動絕不是單靠幾個領袖人物便能成功。晏陽初，梁漱溟，和其他在鄉建方面有歷史有聲望的人們，不過是我國今日鄉建運動潮流和呼聲的先驅者，

衝鋒者。他們的精神和人格，熱心與毅力，固然激發了許多同志去推動鄉建的大輪；但是單獨靠他們幾個人的能力，希望我國的鄉村能夠建設起來，怕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我覺得鄉建的成功必須有三個條件：（一）學術力量，（二）政治力量，（三）社會力量。沒有學術力量，鄉建不能發動，不能進行；沒有政治力量，鄉建不能普遍，不能澈底；沒有社會力量，鄉建不能堅固，不能持久。學術力量由專家負責，政治力量由政府負責，社會力量由人民負責。專家只能根據事實與學理來號召，來研究，把研究的結果貢獻與政府和人民；政府必須利用專家研究出來的方法去實施，去建設；同時一般鄉村人民必須能了解此種建設的意義，並能接受此種建設的事項。這樣，專家，政府，人民三方面共同努力，然後鄉建才有成功的希望。請問我國今日的鄉建運動是否切實地履行了這三個條件？專家代表的學術機關是否得到政府的贊助？政府當局是否採納專家的意見和貢獻？一般鄉村人民是否具有自覺自動的意志和組織的能力去接受政府的命令，去實行專家的主張，毋須外力的勉強與壓迫？若是這三個條件有一個沒有辦到，鄉建的目的就不能達到。

我們若具有上述三項認識，或許不致對於鄉建運動發

生誤解。本來鄉建運動在今日的我國，既毋須稱讚，也不必責備。真正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完全以事業爲重，不存名利之心。他們只知埋頭苦幹，對於外間的毀譽褒貶並不介意。而且真正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是已經把這種事業認爲他們的第二生命。他們雖然不能對這種事業太過於樂觀，更不能抱一點悲觀。據我個人所知，晏陽初，梁漱溟，高踐四，俞慶棠，黃任之，江問漁，陶知行，邵爽秋，許仕廉，章元善，這一般人，對於他們的工作，都有很堅固的信仰，很濃厚的興趣，很遠大的希望，否則他們早就灰了心，半途而廢，何必還在那裏根據各人的主張和研究，繼續不斷地再接再厲地奮鬥呢？我覺得我們對於鄉建運動不可過於着急。語云：「欲速則不達。」事可不顧目前之犧牲，不可故意趕快造點成績出來。其實這何嘗是真正的成績，不過是些點綴門面，敷衍社會的外表而已。

我國鄉建運動是不是失敗了？是不是已經到了「此路行」的境地？現時確是有許多人在那裏觀望，在那裏懷疑。但是我敢信鄉建事業的忠實信徒絕不會消極。陳序經先生引梁漱溟和晏陽初兩先生在鄉村工作討論會報告的話，以爲一個說：「不寒而慄」，一個說：「慄慄危懼」，是表示畏難退縮的意思。這不免有點「斷章取義」。梁

晏兩先生不過感覺工作的困難，故爲此言以警勵同志。他

們何嘗有消極悲觀的心理。陳先生又引李景漢先生在獨立評論一七九號「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裏的一段話，以爲李先生也走到了山窮水盡的絕路上去。李先生的意思是說做鄉村調查和鄉建工作的人們，起初覺得農民很容易對付，後來越做越難，反覺得「受不了」，不願和他們打成一片了。李先生雖然這樣地說，却仍然照樣地幹，而且比從前更加倍努力。這是我確實知道的。梁晏李三位先生所說的話都是經驗之談，奮勉之語。他們不但毫無悲觀的意念，他們的話更證明他們對於鄉村社會有更清楚的認識，對於鄉建事業有進一步的信心。陳先生把他們的話當做消極的表示，豈不是「斷章取義」麼？

晏陽初先生前年曾說過幾句叫人佩服的話。他說：

「所以要救中國危亡的重要關鍵，不應當光在緩急快慢上計較，要先抓住國家的命脈，沿着他的癥結，培養他的元氣，拿定主意，下大決心幹他幾十年，乃至於我生的時間不夠，望諸後人，向着既定的目標，有前進無後退，有犧牲無顧慮……我希望，我熱烈地希望農村運動的同志們對於農村運動的重大使命，要見得透，拿得定，無貳無疑，然後來探討

牠的實現的方法和步驟。

我國鄉建運動到今天，或者尙談不到成功與失敗，因爲牠雖然已有十幾年的歷史，仍然還是很幼稚，還在試驗研究的時期中。局外的人觀察當然要發見許多缺點，因此遂有種種不滿的論調。只就不敢會在定縣的事業來說，我們已經聽見許多的批評。我很贊同獨立評論九十七號署名憂患生的某君在「定縣之謎」的一篇文章裏說的幾句公道話。他說：

定縣工作過去數年的成績，自然免不了有許多膚淺的地方，缺欠的地方，不過那也不是爲定縣病，也不必爲定縣諱。一點缺憾沒有的事業只有烏托邦可找到，現實的世界是沒有的。失敗了九次，成功了一次，我們就應該私心慶幸沒有白費工夫……定縣用的是試驗方法，科學方法。試驗了也許失敗，失敗了還要試驗，一直達到目的爲止。所以過去的失敗並不是定縣的債務，而是定縣的資本。失敗愈多，經驗愈多。失敗的機會愈少，成功的機會愈少。……定縣工作是我們大家的工作。定縣成功是我們大家的成功。定縣失敗是我們大家的失敗。我們有甚麼可以笑的？更有什麼可以罵的？

憂患生君的話雖是對定縣說，其實我們對一般鄉建事業都應當具這種態度。泰西哲學家曾說：「失敗是成功之母。」我盼望從事鄉建運動的人們，無論站在專家，政府，或人民的立場，都要有堅持到底的精神與毅力，要練習去碰釘子，要從碰釘子的經驗裏去找解決鄉建問題的途徑。我還盼望各鄉建機關今後對於用人行政格外注意，不可授人以口實，減弱自己的立場，即使有人任意批評，也要虛心採納，努力改善。我更盼望站在鄉建運動圈子外的人們，今後不可以發悲觀的議論和消極的批評，因為這是毫無補益的，應當拿旁觀者的地位去指導，去糾正，若是能進一步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這種運動，那更好了！

說民族的「自虐狂」

張蔭麟

近來國難日益嚴重，全國上下都蓬蓬勃勃地努力各種建設事業。掙扎了十幾年的鄉建運動，似乎也有了一點頭緒，前途漸放光明。鄉建同志們加緊工作吧！全國知識界的先生們羣策羣力地一齊幹吧！

我曾在定縣鄉下住過幾年。燕京，清華，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江蘇教育學院辦的幾處鄉村實驗事業，我都幫過一點忙。我對於鄉建運動的過去與現在，雖然不敢說看得十分透澈，我對於鄉建事業可以說多少有點經驗。我說的話當然不一定對。鄉建同志諸君，和關心鄉建的先生們，或者能原諒我吧！

近來無意中碰到兩段各不相謀而可以互為注腳的記載，把它們比並一讀，我的眼前濤地展開一幅「未來中國民族的現形圖」。

其一段記載說，「天津清查處已准在北平全市設立土膏行十六家，現在揀選中。至於煙土來源，以熱河土為最多；蓋以日本浪人包辦之下，運售既便，價亦低廉也。」

（見宇宙風，一五期，一二八頁）

另一段記載說，「（四川的）人民：寧吃黑飯，不吃白飯。自宜昌到成都，枯皮包着瘦骨的行尸走肉我異看見不少。……吸鴉片的中國人當然不以四川為限，但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吸鴉片的一件事，不論在吸者自己或他的親友眼中，總是一件諱莫如深的醜事。在四川却不然，你到一

個人家去吃飯，除非那是一個開明的家庭，主人是要請你上炕吸一口兩口的。你笑說不吃，他便要說，「那有什麼關係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氣吧！」（陳衡哲，川行瑣記二，見獨立評論一九五期，一八至一九頁。）

實際上引陳衡哲女士所描寫四川的情形，並不是四川獨有的。至少她的鄰省雲南，據我平日所聞於一個雲南籍的老同學，也是一模一樣。我自己的家鄉廣東也正朝着這種情形追趕。有人說，西南邊省為中央政府所鞭長莫及的，所以這樣的糟。那麼，輦轂下的江南又怎樣？我去年寒假中遊蕪湖，一位鐵路的辦事員告訴我，近來這裏白米的生意日衰，而黑米的生意日盛；只這一市每年的「特稅」就有三百萬。

中國的鴉片問題因為已差不多有了一個世紀的歷史，因為已習慣到曾經做過青年會運動的目標，現在好像不值得深論。但我們試翻自有吸鴉片以來的歷史，「寓禁於徵」只是最不開明的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採用的辦法。以三「民」主義的革命政府，當四海一家的時候，而採用這種辦法去對待它的「民」，豈不大奇？在袁世凱的一個時期，能不用「寓禁於徵」而應付得了的鴉片問題，而說現在舍此別無良策，那是「養毒欺霜」的自詭。這類的自

詭一天沒被撤銷，我們理智的良心未昧的人，一天不能相信為中國民族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真正存在。

鴉片的播散，有我們的統治者繼續「導乎先路」，有我們的善鄰加快「乘驥驥以馳騁」，那怕煙霧迷濛的癮君子國不會出現在這赤縣神州？

但是，在我們未來的「現形圖」上，癮君子只佔一部分。設想有智識而最富於血性的人給砍殺，刑殺，囚殺了，給「變化氣質」了，蹈東海而死了；有智識而無血性的人肩着宦囊到外洋或租界「作新民」去了，做超等漢奸去了；剩下的蠻蠻者，若不是低級的奴才，便是連竿也揭不起的癮君子。請問這樣的民族，即使上天特別賜給它以翻身的機會，又如何翻身？

現在中國的病態，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民族的自虐狂」(National Masochism)。變態心理學上有所謂自虐狂者，犯了這種毛病的人會在自身的楚痛和屈辱上得到筋脈骨癢的滿足。集合地說，現在的中國人就髣髴有這樣的情形。我們不獨自虐，簡直自殘；不獨自殘，簡直與高采烈地在自殺。我們肉體上的自殺是在「寓禁於徵」的名目下養毒播毒；我們精神上的自殺是用迅雷滅虎的威勢去淘汰最富於勇氣和同情心的青年。我們只管見慣不怪，歷史上

實在沒有一個民族比現在的中國人對待自身更狠毒更惡辣的了；環顧四境，實在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對待我們比我們對待自身更狠毒更惡辣的了。

我們且慢自寬自慰。我們的「民族自虐狂」一天沒被祛去，則一切建設復興的工作若不是飾爛泥而雕朽木，便

科學的應用

中央研究院最近決定，科學研究事業應注重於應用方面；並具體的提出，關於應用上的問題可交各研究機關去研究。這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之下是必要而急切的。

不過我們對於這種決定要明確地認識，注重應用方面的研究祇是一時的。可以說這是一種非常的政策；其目的在應付中國目前的需要。這種決定並不包括漠視理論方面的研究的意思，也不包括我們可以放棄理論方面的研究的意思。若是我們誤會了這種決定的本意，以為中央研究院是從根本上重視的科學的應用，那便大大的錯了。研究科學而專注意於應用方面，乃是一種功利主義；其結果足以阻礙科學的進步。

讀過科學史的人都知道：科學上最大的貢獻在最初都

是資寇兵而竄盜糧！我們且慢慶祝鐵路的完成，須知東三省在淪陷之前是全國鐵路網最密的一部分！我們且慢忙着贖資榨款不去購買糧食以送雪中的炭而去購買飛機以添錦上的花，須知九一八在瀋陽被掠的飛機構成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空軍實力！

彭光欽

是純理論的。研究者在研究的當時全是爲了求知的興趣，常常夢想不到一種研究在後來的用處。譬如 Pasteur 之研究細菌，他並沒有想到後來的醫生利用他的研究去賺得「濟世活人」的匾額，或牛奶場的掌櫃利用他的研究去擴充生意。奧國和尙 Mendel 在花園裏弄豌豆爲樂，他也沒有想到後來 Chicago 的屠牲廠用 Poland-China 猪肉獨霸美國市場。Einstein 研究相對論，他也沒有想到相對論到了現在也有了實際上的用處。最講功利主義的 Edison，在他研究電報紙帶發聲的時候，也不會想到他的研究後來會傳播名人們的講演，歌女們的鶯聲。這些例子足以證明科學的應用方面乃從理論的研究逐漸演進而來。研究者在研究的某一問題時，並不能預定他的研究有沒有用處。有沒有用

欲為中華民族找出平安大道，亟須恢復吾國固有之村治」。他又提醒我們：他的思想淵源是周易，他的理論根據是大學，他的理想人物是虞舜。（三十年村治經驗談，鄉村建設旬刊一卷三期。）梁漱溟先生相信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是兩個永遠不會相聯屬的東西」。「我們幾十年來愈弄愈不對的民族自救運動都是為西洋把戲所騙。殊不知西洋把戲，中國人是要不上來的」。他指出我國民衆覺悟之機已到，而這種覺悟的起點就是中國固有的村治的路（中國民族自救之最後覺悟）。王鴻一先生的理論大致可以說

是與梁漱溟先生的相同。至於嚴慎修先生提倡復古鄉飲禮與古鄉射禮，也是有復古的趨向。照嚴先生的意見，鄉飲禮乃所以「保長幼之序，免爭鬥之獄」；鄉射禮是自衛的辦法，所以他說：「鄉之自衛，當先從獎勵人民拳術射擊起，而以舉行鄉射禮為鼓舞之術。」實言之，鄉飲禮是對內方面，鄉射禮是對外方面。

我想這種復古論調的錯誤是不必詳加指摘的。而况米迪剛先生在霍城村所提倡過的新教育，女學校，既已非我們固有的路，梁先生在廿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大公報所發表「我的一段心事」的演講詞裏，也不能否認「要讓鄉村進步，那就得接受外面的新科學技術，新知識方法，絕不能

深閉固拒。」又如嚴慎修先生希望以古鄉飲禮來「保長幼之序，免爭鬥之獄」，恐怕也只是一種夢想。至說習拳術射擊是鄉村自衛的方法，那是言之太過罷。拳術射擊在今日不但不能抵抗土匪共黨，用以制服穿窬小偷也嫌不夠。這真無異於提倡肚子可以敵槍砲，大刀可以勝飛機的故智罷。

好多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以為我們固有與過去的鄉村曾有過光榮燦爛的地位，不過現在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由於天災人禍的壓迫，以至農村衰落。因為了農村衰落，所以提倡農村復興。鄉村建設運動有時也謂為農村復興運動，恐怕就是這個原故。

中國今日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影響到鄉村，是無可諱言的。但是要想抵抗或打倒帝國主義，我怕還是要帝國主義。處在今日的世界，要想閉關自守固是做不到，復回過去地位也是無濟事。胡適之先生在答梁漱溟先生一文裏會說：

帝國主義者三叩日本之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堂堂神州民族便一厥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麼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胡適論學

近著第一集百四六六)

至說天災人禍之影響於鄉村，那也是一種事實。然而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天災人禍並非最近纔有的。我怕我們在過去的天災人禍，比之近來的還且較為厲害。不過過去交通不利便，消息不靈通，以致人們不大感覺。同時沒有歐美日本各國的鄉村來和我們的以相比較，而不致相形更細能。

事實上，我們很懷疑中國的鄉村在歷史上曾有過一個光榮燦爛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時時鬧着饑荒，我們的人民從來少有資產。天天都與貧窮為鄰，處處都與災禍相掙。差不多已到無可衰落無產可破的地步。大概是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我們的聖賢哲人處世立身與規勸後人的實錄不外是「忍」「儉」兩個字。因為貧窮太甚，災禍太多，而又信命做事，靠天吃飯，除了忍儉以外，試問還有什麼別的法子？西北各處的穴居，華北一帶的泥屋，以至所謂數百年京都附近的裸體在田裏工作，與吃樹皮觀音泥的種種現象與苦况，難道是到了最近來纔有的嗎？

鄉村建設運動主要可以說是主張以農立國。鄉村工作討論會所編的「鄉村建設實驗第一集」的「集會起源及目的」裏說：

我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農村之健全與否，農業之興隆與否，不僅爲農民生死問題，亦爲國家民族存亡問題。……現在關心國事者，以國之不強，由於農業之不振，使坐不救，則覆亡厄運，必迫在眉睫。

梁漱溟先生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裏也有下面一段話：

假使中國今日必須步近代西洋人的後塵，走資本主義的路，發達工商業，完成一種都市文明，那麼中國社會的底子雖是鄉村，而建設方針所指猶不必爲鄉村。然而無論從那點上說，都不如此的。近代西洋人走這條路，內而形成階級鬥爭，社會慘劇，外而釀發國際大戰，世界禍災，實爲一種病態文明，而人類文化的歧途。日本人無知盲從，所爲至今悔之已晚的，我們何可再蹈覆轍。此言其不可。……抑更有進者，我們今日便想走西洋的這兒亦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個個俱是工商的先進國，拼命競爭，有你無我，我們工商業興發之機，早已被杜塞嚴嚴的不得透一口氣，正不是願步他們後塵或不願的問題，而是欲步不能了。……現在資本主義下

的工商業祇是發財的路，而不是養人的路。……：農業則不是發財的捷徑，而止是養人的路。……：祇有鄉村建設，促興農業，能解決這多數沒飯吃的問題。

我國耕地有限，而人口過多。目下一般農民之無田可耕者已不知幾許，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遷移東北四省又生問題，苟非振興工商業，即此大多數的人民更將沒有出路而坐以待斃。而況今日耕地的分配又很不均，自耕農為數很少。近來有許多人提倡「耕者有其田」就是這個原故。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即使耕田能夠分配均平，問題仍未解決。因為問題的重心是在於田少人多。又據專家估計，我國農民，而尤其是北方農民，因為天時氣候的關係，每年耕作時間僅佔全年時間三分之一，假使這些農民每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閑坐而吃，不但是國家的大損失，而且容易養成怠惰的劣性。

至說國之不強，由於農業之不興，那是無稽之談了。假使這種理論是對的，那麼英國不會強了，德國不會強了，日本不會強了。若說中國自來以農立國，所以現在也要以農立國，那又是食古不化了。古今的情勢不同，我們不能以古繩今。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國豈不是以農立國嗎？

一百年前的德國也豈不是以農立國嗎？五十年前的日本又豈不是以農立國嗎？

梁漱溟先生以為工業發達，「內而形成階級鬥爭，社會標制；外面釀發國際大戰，世界禍災，實為一種病態文明。」他忘記了我國有史以來，內亂慘劇，層出不窮，弄到吃人肉，住洞穴，衣不蔽體。近來外患日迫，土地喪失，國家難保，我們不日努力，不自責備，而作這種無益於己，無益於人的空論，這是妄說，這是誇大狂。

然而最奇怪的是梁先生說：「日本人無知盲從，所為至今悔之已晚的，我們何可蹈其覆轍。」這種言論，恐怕日本人聽了也要暗笑起來。最近天津大公報登載日本名流中野正剛，室伏高信等所開的座談會，已有人感覺到中國若真正工業化起來，日本要受惡影響。那麼中國人士提倡以農立國，豈非日本所最歡迎的嗎？

至說我們「工商業興發之機，早已被杜濠嚴嚴的不得透一口氣」，而不能步人家後塵，那是惰性作祟罷。五十年前的日本何嘗不受西洋各國的工業壓迫？然而今日日本的工商業不但蒸蒸日上，而且威脅了西洋各國的工業。其實這種論調，無異等於說，國飛機，火車，輪船，科學以及一切的東西，都不如人家，所以不能步人家後塵，而也

不必步人家後塵！

梁先生說：「現在資本主義下的工商業祇是發財的路，農業纔是養人的路。」我們以為假使梁先生而放開眼睛，來把重農與重工的國家比較一下，便能知道他的言論的錯誤。這一點獨立評論已發表過不少文字，用不着我在這裏重述。我只要指出：一個國家要獨立生存於這個世界，專事養人是不夠的。養人以外，譬如交通的工具，衛國的武備，以至一切的日常工業用品，也不能不特別留意，尤不能不努力發展。

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也許說道：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農業不發展，則工業不易發達。這種見解，我們並非完全否認。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並不輕視農業。事實上，人們今日的農業之發達，也為我們所望塵莫及。我們今日各處的農業試驗場豈非要移植外國的農產種子嗎？而況我們不但好多次要農產，如水菓之類，要由外國輸入，就是好多主要農產，如米如麥，也要從外國運來。這又豈非證明人家的農業比我們的進步嗎？又況西洋農業之特別發達，還是在工業發達以後。從前用十個人耕的田，現在只用一個人就已夠用，這又豈不是機器發明工業發達以後的結果嗎？

事實上，中國工業苟不發展，則農產出路也成問題。

自己沒有工廠，則好多農產價格必操之外人之手。加以我們目下既不能復回從前的閉關時代，而自安於簡單生活，日常需要各種工業又多依賴外人。外人計奇操縱，以賤價購買我們的農產，以高價出售其貨物，結果是我們受了雙層壓迫。處這種情形之下，怪不得我們要有年豐而無一飽的現象。

注重農業發展，本是物質建設之一種。然而最奇怪的，是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對於物質方面的建設，以至農業方面的改良，又往往忽略。假使有人到各處鄉村建設實驗區參觀考察，一般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領袖又會常常提醒人們，不要注重於他們的物質方面的建設，而要靜觀他們的精神方面的動作。我們也許承認物質是精神的外表，有了建設的精神，就可以有物質的建設。然而什麼是精神建設，以及精神建設的效果如何，他們又不能給我們以一個滿意的回答。我國人數千年來修談精神建設，物質建設固因此而沒有成效，精神方面又何嘗有過什麼成績？

因為提倡以農立國，而農業又在鄉村，所以提倡鄉村建設運動的人又標出都市人返鄉村的口號。照他們的意見，鄉村的衰落，是由於鄉村人跑去都市。這好像是倒因為

果。我們恐怕正是由於鄉村的衰落，人們纔跑去都市。現在的鄉村已成人口過剩，耕地太少，再要都市人跑去鄉村，豈非自尋死路嗎？

梁漱溟先生以為鄉村之銅鐵愚昧，乃由於有智識人均奔向都市，因而提倡「智識份子到鄉間去」。我們並不反對智識份子到鄉間去，然而若說鄉村之銅鐵愚昧，乃由於有智識人均奔向都市，便是錯誤。都市是智識的重心，高等與專門的教育機關固在都市，中等以至好多較好高小學校也是在都市或半都市式的縣城與市鎮。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也豈不是在都市縣城嗎？這是一種事實，而不能否認的。事實既是如此，假使我們而要提高智識份子下鄉，那麼首先恐怕還是要提倡鄉村人民到都市求智識。我國人口，住都市的不夠百分之十五，而這百分之十五之有智識的恐怕沒有十五分之一，以之建設鄉村固嫌其太少，以之建設都市又何嘗過多呢？

此外又如梁漱溟先生把民主政治與鄉村建設當作兩種不能相容的東西，也是錯誤。照他的意見，中國不能施行民主政治的路。只有鄉村建設的路纔可以救中國。關於這

一點，我在這裏不必詳加討論。我只要指出：梁先生不但忘記了鄉村自治可以叫做民主政治的一種方式，而且忘記了民政治治也可以當作鄉村建設的一種工作。我把梁先生所著的「村學鄉學須知」翻閱之後，覺得梁先生所謂「作村學的一份子，要知道團體為重，開會必到，有何意見，即對衆說，以及尊重多數」種種要點，均是受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影響，然在字面口頭上却又極力反對民主政治，這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最後我願意指出，鄉村建設運動可以叫做社會建設運動的一種，鄉村建設實驗也可以叫做社會建設實驗的一種。在歷史上，社會建設實驗並非沒有的。比較顯明的例子如歐文 (Robert Owen) 在斯格蘭的新蘭諾克 (New Lanark in Scotland)，與在印第安那的新和諧 (New Harmony in Indiana)。歐文不但有了相當的經費，相當的人才，相當的環境，相當的經驗，而且有了動人的理論。然而他的實驗工作也終不能免於失敗。我們雖不能因過去的失敗而放棄實驗工作，然而實驗的工作需要健全的理论，這是一般提倡或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張蔭麟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歷史教授，我們很感謝他在著「中國史綱」的百忙中為獨立寫文章。

△彭光欽先生是清華大學的生物學教授，本刊第一九

七期曾刊載過他一篇「試驗的科學」。

△自從陳序經先生「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在本刊第

一九六期發表後，我們收到很多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本期我們先發表傅葆琛先生這篇長文。
△本期上版印成後，因為一位作者臨時請求我們把他的一篇長文章抽出了，我們得臨時改版重印，所以把出版的日期耽誤了一天。

紀念丁文江先生

本刊第一八八期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真	懷丁在君.....	李濟
丁在君這個人.....	胡適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勛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利普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汲清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悼丁在君先生.....	楊鍾健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吳定良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貽春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編輯後記.....	適之
追憶在君.....	陶孟和		

本期每册零售一角

浙江興業銀行

北平分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兼辦儲蓄備有各種存款章程函索即寄

行址 前內公安 電話東局 街新大路

二一六〇〇
三三三〇〇

為何林語堂先生勸人用

求兩用作英漢模範字典增訂本？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林先生說：「去年商務出了兩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模範字典係增訂本，其原本於民國十八年出版。模範以求解作文兩用為主旨，多列成語，引證用法，得社會歡迎，獨步一時，乃理所當然。字典有定義而不舉例，猶如畫像有輪廓而無眉目，空空洞洞，令人疑神疑鬼。某字在某句果此義也，果彼義也，捉摸莫定。一有例句，則前之所謂輪廓者，骨肉豐盈，眉目畢現矣。此簡明牛津字典所謂「define, and your reader gets silhouette; illustrate, and he has it 'in the round'」之謂也。若真如簡明牛津字典編來，直可謂「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可以令人顛倒，豈但得籠中模糊倩影而已？牛津字典魔力實全在此。模範本此義編輯，遂亦收用法明瞭之效。此書字義不用英漢雙解，而以餘出地位，作舉例之用，然後解之，亦是一辦法。此次增訂本，添加單字，例句，頁數，總額較原本為十七與十四之比，又於原有種種附錄之外，增補「注音人名地名表」（約七十頁）及「略語表」。自然益臻美備。吾前曾勸學生以此字典作自修英文成語之用，每字咀嚼其用法，不徹底不放鬆，實為增進英文之最好良法。因用法既已了然，又句句已經譯出，便利無比也。市上有所謂英文成語辭典，乃專講冷僻字句，切不可讀。因冷僻成語最難應用，程度尚低者通用不來，反成笑話。故反以此字典為最好研究通用成語之書。」

編合 煥學陸 雲志厲 瀾海平 鑒世張
 頁餘百七千一 册一本珍補而布
 角五元二價定

商務印書館發行